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晋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御製讀王充論衡

向偶翻閱諸書見有王充論衡喜其識博而言辯頗具出俗之識其全書則未之覽也兹因校四庫全書始得其全卷而讀之乃知其為背經離道好奇立異之人而欲以言傳者也夫欲以言傳者不衷於聖賢未有能傳者也孔孟為千古聖賢孟或可問而不可刺充則刺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異夫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誣及聖賢為

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非聖無法之誅即有避其言者亦不過同其亂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為也且其死偽篇以杜伯之鬼為無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為有似此矛盾處不可屈指數予故闢而訶之讀論衡者效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以為正人篤論則不可

乾隆戊戌孟秋

論衡　　雜家類三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謂在縣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復人為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

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録無書實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録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旨詳於自紀一篇葢内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偽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于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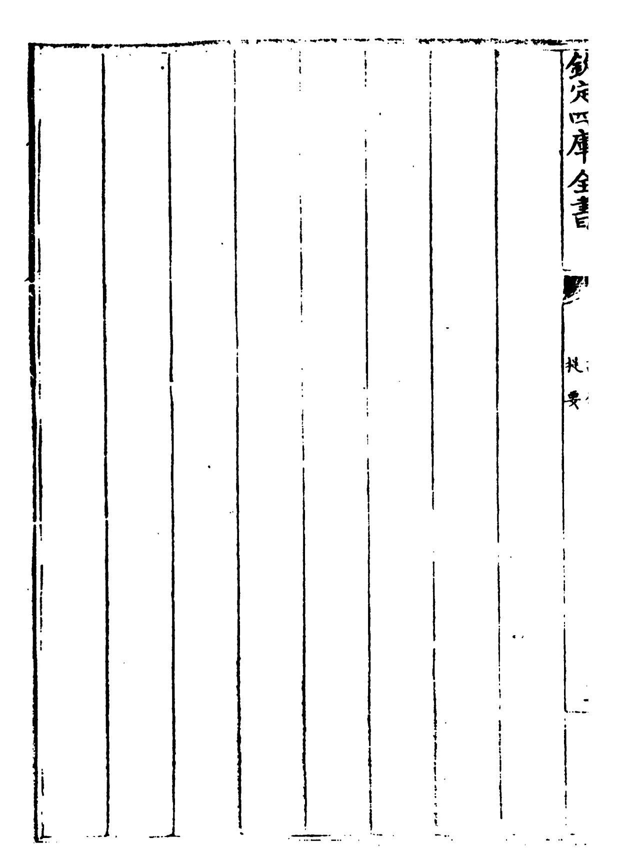
矣又露才揚己好為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狠以自表所長慎亦甚焉其他論辨如日月不圓諸說雖為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譌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於風教儲泳祛疑說謝應芳辨惑編不是過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衆簿籍不得少失實之事多虛華之語衆指實定宜辨爭之言安得約徑者固

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儒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高似孫子畧曰袁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其論可云允愜此所以攻之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絶歟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恭校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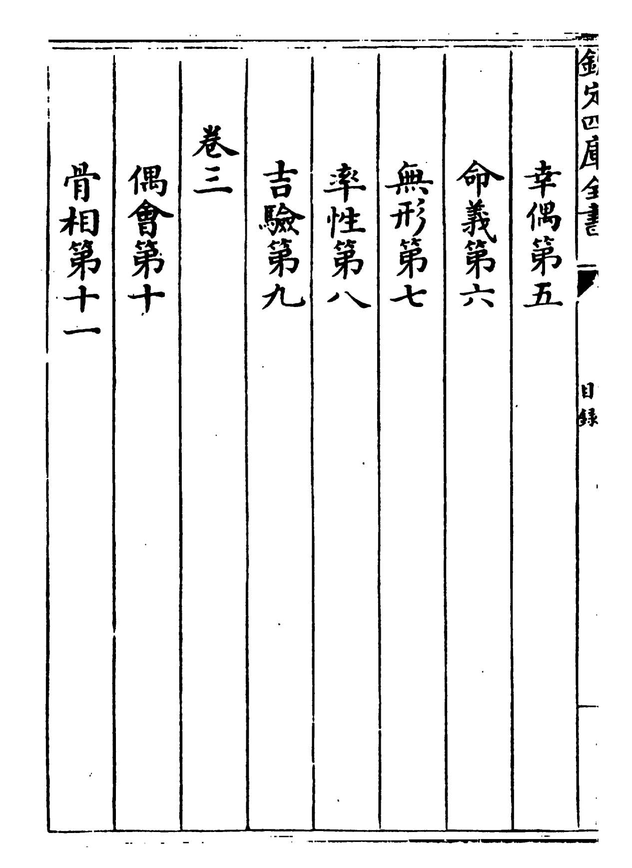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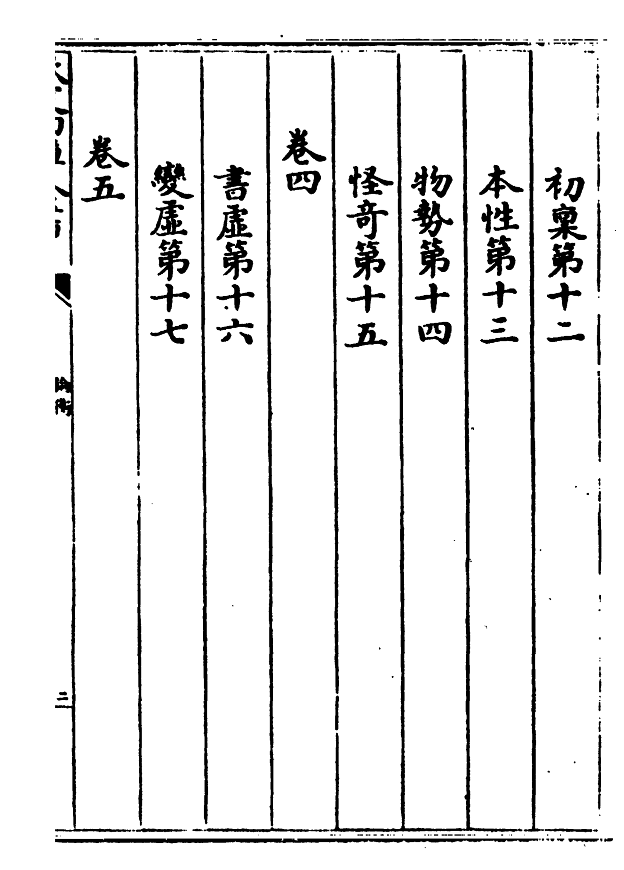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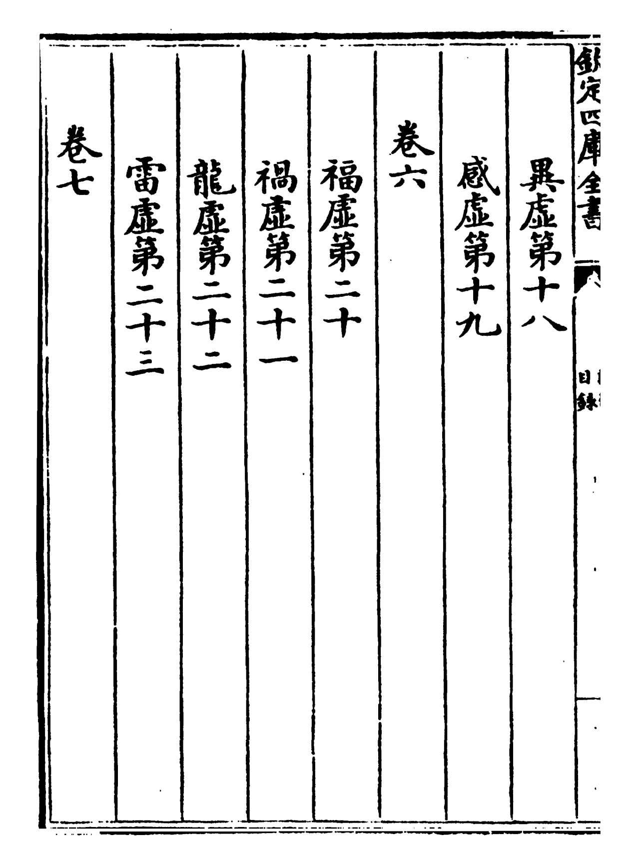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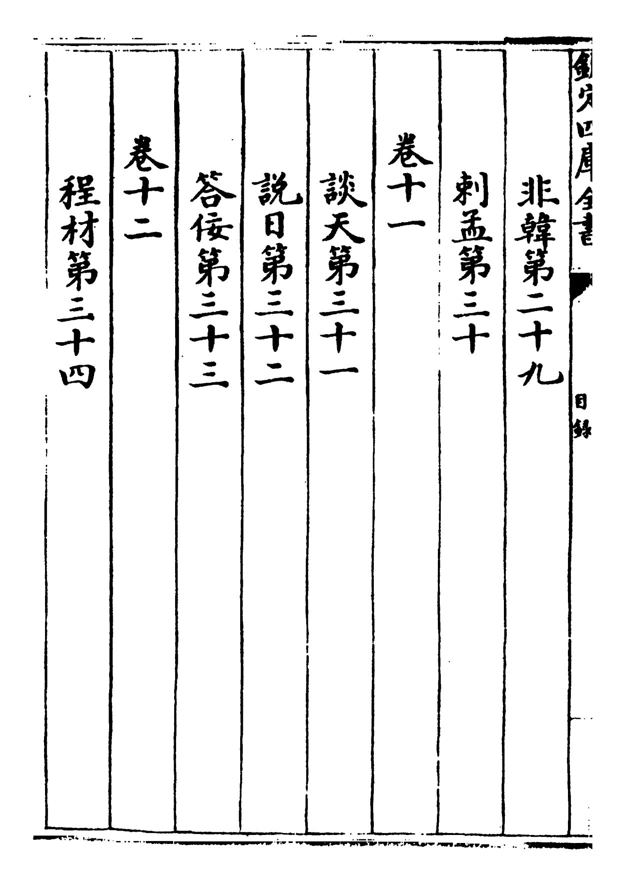
論衡目録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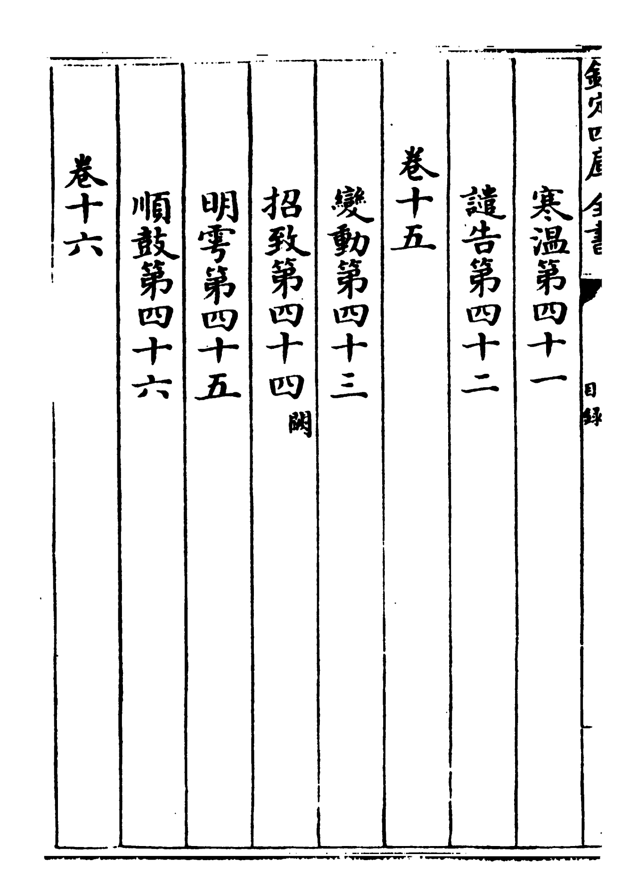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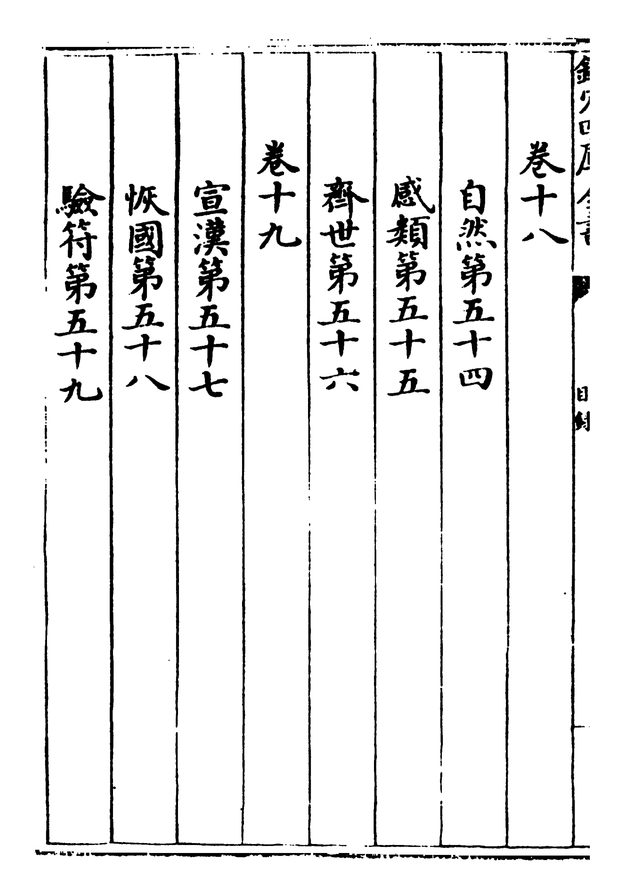
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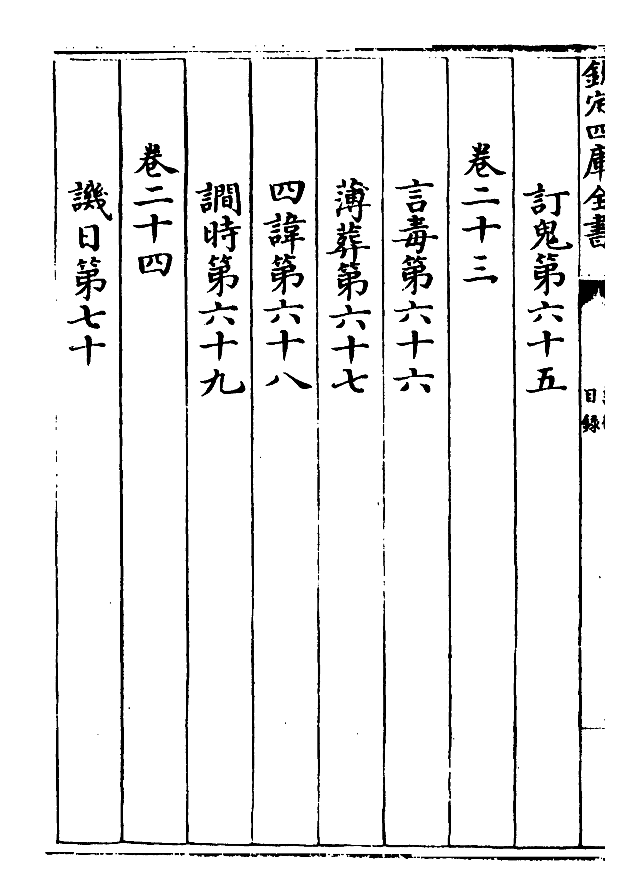
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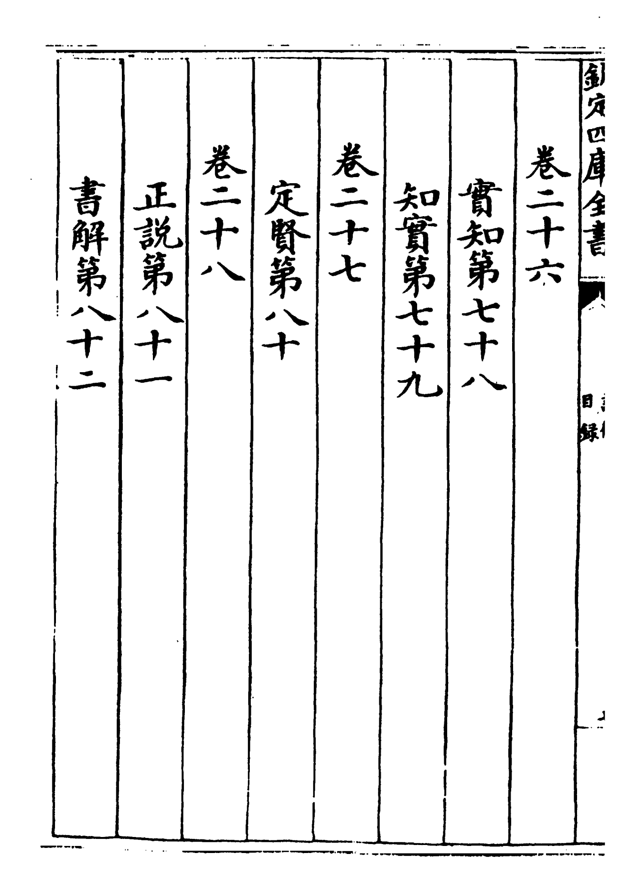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卷十六





卷二十五



論衡卷一

漢 王充 撰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

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

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

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

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髙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髙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

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厭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

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

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内調能定説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説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

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
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
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
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
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
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
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
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

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

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

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

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

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蜂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曽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毁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毁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傅泥以黒點繒孰有知

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豈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態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為生）招致羣犬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

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毁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艶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芙里陳蔡可得知而沈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絶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

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譏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汚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

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曽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

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

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

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髙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禄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筴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髙而無官懐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禄禄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

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畀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厮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禄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

之命盛衰之禄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稺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干秦昭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禄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毁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吕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

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

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蹎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

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
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
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
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
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
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
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
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

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為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

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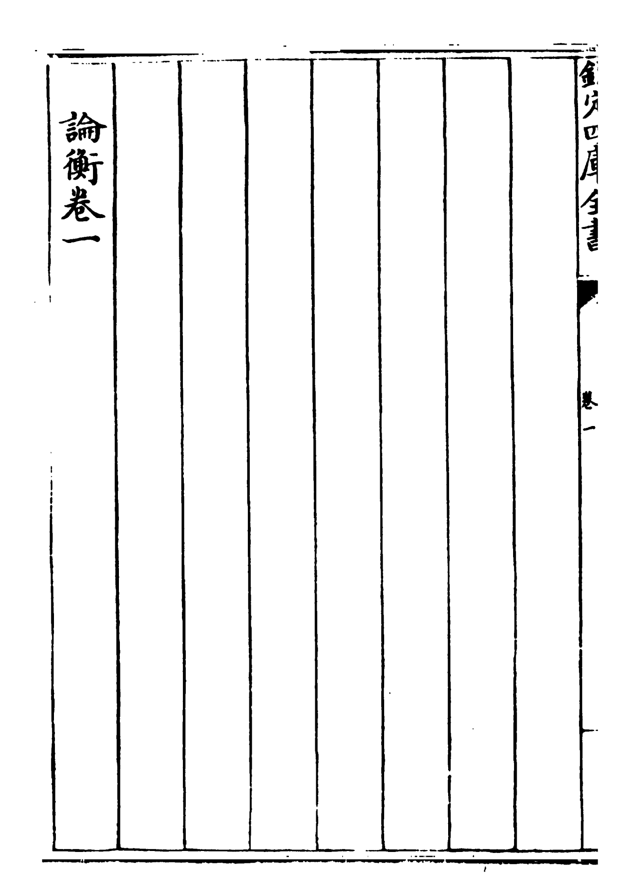
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
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
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
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
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産子死則謂所懷不
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産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
性矣所産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
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

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

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過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

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